

上海博物馆恢复开放，“沧海之虹”展延期

感受中日文化交流的动人画卷

本报记者 曹玲娟

3月13日起，受疫情影响闭馆近50天的上海博物馆恢复对外开放。原定2月结束的“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延期至4月5日，让更多观众得以欣赏这一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精品大展。

位于日本奈良市的唐招提寺，由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本寺院。此次展览的举办正值唐招提寺全面修整之际，唐招提寺珍贵文物首次走出日本，作为中日友好的见证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跨越古今的友好交往

春日，阳光正好。记者通过上海博物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分时段预约后赶往上海。出示预约码，验证“随申码”绿码，在入口处刷过身份证后，记者来到博物馆二楼的“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展览现场。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恢复开馆后，大部分观众都是奔着这个展而来。

2019年12月16日开幕的“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首次向中国观众展示唐招提寺珍藏的5组11件与鉴真生平有关的文物，以及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为寺中供奉“鉴真和尚像”的御影堂所绘制的68面隔扇画。这些展品年代从8世纪到20世纪，横跨1200年，堪称一部浓缩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

“展览原定于2月16日结束，我们与唐招提寺沟通，将其延期至4月5日，希望更好地展现鉴真和尚‘超越苦难、推进中日交流’的精神，彰显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上海博物馆“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现场

上海博物馆供图

展厅入口处的大幅海报上，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几个字。这句话正是出自描绘鉴真东渡故事的《东征传绘卷》。绘卷是日本传统的绘画与叙述文字结合的长卷。《东征传绘卷》第一卷第五段叙文中有一首偈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日本向中国捐赠的一批物资上印着这句唐代偈语，让无数国人感动。同一片天空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心意相通、守望相助，这是唐代鉴真法师克服万难东渡日本的重要缘由，也是今日打动我们的患难真情。

据悉，此次展览中《东征传绘卷》第二卷和第五卷轮流亮相，而载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第一卷未展出。

情景交融的名家画作

走进展厅，仿佛置身于唐招提寺御影堂内，浓浓的日式风格扑面而来。展厅基本还原了御影堂的室内景观，将东山魁夷隔扇画立于榻榻米上，营造出空灵悠远、移步换景的艺术空间。隔扇画是日本传统的室内建筑美术作品，即在室内隔断空间的拉门或墙壁上绘制画作。从1971年起，东山魁夷为创作御影堂隔扇画，认真研究鉴真生平与唐招提寺历史，遍访日本的名山海景，于1975年5月完成了《山云》和《涛声》。他三次游历中国各地名胜，吸取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精髓，将融入心中的情与景完美地表现在画作中，于1980年2月完成了《扬州熏风》《桂林月宵》和《黄山晓云》。最后完成《瑞光》时，已是1981年。

《山云》和《涛声》表现了鉴真登上日本列岛时的感受。《山云》以群山为主题，描绘了初夏雨过天晴，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烟云缭绕的景象。东山魁夷以群青代替墨色，用朦胧而幽远的手法描绘了日本的山水美景。

《扬州熏风》《桂林月宵》《黄山晓云》是象征中国的水墨风景画巨作。扬州是鉴真的故乡，东山魁夷以水墨画这一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描绘了扬州的风景：瘦西湖两岸烟雨蒙蒙，杨柳在风中飘然起舞，空气清新而又宁静。《扬州熏风》绘制在安放鉴真和尚像坐龛的正房四壁，两侧厢房中分别描绘了云海中的黄山和月光下的桂林山水。

难得一见的文化瑰宝

除了极少与公众见面的东山魁夷隔扇画，展览还展出了唐招提寺珍藏的5组与鉴真相关的文物，包括日本孝谦天皇仿王羲之笔意所题的“唐招提寺”敕额，日本国宝“金龟舍利塔”，描绘鉴真人生经历的《东征传绘卷》，宋刻本、和刻本的佛教典籍《一切经》，以及日本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的设色画轴“鉴真和尚画像”。

“唐招提寺”敕额为唐招提寺初建之时孝谦天皇题写，刻于木制匾额上，原来挂在寺院讲堂或中门之上。“唐招提寺”四字以行书书写，字体纤细，略有王羲之的风格。

《东征传绘卷》绘于13世纪，图文并茂地描绘了鉴真从出家到东渡日本建立唐招提寺的辉煌一生。绘卷色彩鲜艳，细腻生动，值得细细欣赏。

“金龟舍利塔”是为供奉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而铸造的容器。舍利塔为铜铸鎏金，塔顶屋檐等各部分均按照宝塔的建筑结构制造，塔身采用透雕工艺刻画了日本称作“唐草纹”的藤蔓花纹。透过花纹可以看到一个琉璃瓶，瓶中存放着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此次是它历经1200多年后首度回国展出。

“早就想来看展，现在终于看到了，十分精彩。”参观者伍女士感慨说，“历史上有许多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先贤先学，今天也有很多仍在续写的友好篇章。”

自开展以来，“沧海之虹”展一直是上海最受观众喜爱的特展之一。为避免展厅内人流聚集，工作人员不时提醒看展的观众：“请大家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

据了解，上海博物馆青铜、陶瓷、书法、绘画等7个常设陈列展厅均恢复开放。古代雕塑馆、明清家具馆、少数民族工艺馆因陈列有大量裸置文物，为保护文物安全，目前暂缓开放。

上博同时提醒，未能成功预约近日场次的观众请不必着急，上海博物馆官方网站推出的“上博邀您云看展”还在不断更新，“线上宝藏”等待挖掘。此外，上博今年尚未开幕的开展展期进行了调整，待到战“疫”胜利后，还有更多精彩展览与观众见面。

◎匠心

寿山石是一种以主产地命名的名贵印石。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的寿山村，自古就以出产好石材著称。元、明之际，寿山石雕刻印章开始兴起。寿山石章钮饰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动物、人物、花果等，雕刻技法有圆雕、浮雕、浅浮雕以及阴刻等。

1963年出生于福州市罗源县的潘惊石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惊石1990年师从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建熙学习石雕，从艺20年来，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等多项大奖，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收藏，还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潘惊石擅长雕刻传统印钮及拉丝技法，精于俏色应用、调色赋形，其作品风格多样，尤以爬虫类作品最具特色。

潘惊石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然万物中立意取材，以刀为笔，技法灵动。他说：“我视寿山石为一种天赐瑰宝，是世间万物中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我对手中的每一块材料，都抱有极大的虔敬。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刻刀感恩大自然，传达‘善待生灵，呵护生命’的理念。”无论是古籍中的神兽珍禽，还是现实中的奇草异虫，都能在他的刻刀下“活”起来。那些石皮石脉中闪耀流动的缤纷色彩，经过巧妙的调适、组合，仿佛有了生命的节拍和律动，令人拍案叫绝。比如《草莓箭毒蛙》，在题材、构图、造型上独辟蹊径，大胆采用大量留白反衬主体，传递出空灵、深邃的意境。作品以大块冷寂的灰黑色衬托惊艳的红色，以苍劲的枯木和两只对望的箭毒蛙来表现生命的张力，在给人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考。

在潘惊石眼里，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间没有围墙。从青铜文化到玉文化，从古典文学到传统绘画，尽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他的成名作《玄鸟》取自《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造型来源于古代青铜器。《知秋》借鉴唐人咏蝉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意境。水波纹系列印钮创作灵感来自南宋画家马远的《水图》。无数根细若发丝、卷舒自如的线条构成波澜壮阔的景象，细致精微又大气磅礴。

潘惊石认为，艺术与工艺的分水岭，就在于后者可以批量复制，而前者需要创作意识的觉醒。他的雕刻注重个性与创新，试图颠覆传统、打破范式。潘惊石以古兽印钮雕刻见长，但他现在却想把自己以前所有古兽钮式全部推翻，并豪言“要越过明清，直追汉唐气象”。“百兽率舞”是潘惊石眼下一个庞大的创作计划。他一方面从《山海经》《楚辞》等古代典籍中寻找古兽意象，另一方面参观古迹遗址和博物馆，观察文物中的兽形纹饰与造型，积累视觉经验。他的创作笔记和草图积累了厚厚一沓，灵动有神、不落窠臼的百兽形象似已呼之欲出。

为了促进行业内的交流，2003年，潘惊石出资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寿山石专业网站“寿山石部落”。他在“部落”里发帖将自己雕刻印钮的要领和章法公诸于众，包括近乎失传的古兽“拉丝”技艺。他还发动一些志趣相投的艺术家在网站上发表自己的创作感悟。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寿山石网”2007年底上线，潘惊石在寄语中表达了自己的希望：让全世界寿山石从业人员、收藏家、爱好者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属于他们的家。

潘惊石工作室自1993年成立以来，带徒授艺46人，以传、帮、带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200余人，学生中有5人荣获“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6人荣获“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12人取得国家高级技师证。如今，潘惊石工作室在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拥有独立的雕刻艺术创作楼及完善的配套设施，并被认定为“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院寿山石雕刻实践培训基地”。通过精益求精的创作和持续不断的传承推广，潘惊石致力于推动寿山石雕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石雕艺术家潘惊石——石不惊人刻不休

王锦强 何光锐



潘惊石作品《蟾蜍砚》 曾章团供图



唐招提寺藏“金龟舍利塔” 上海博物馆供图

◎家风家训

王淦昌：勤奋严谨 赤忱报国

谷 敏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生产战线都在紧锣密鼓地运转。作为国内唯一的铀源生产地，秦山核电基地生产的铀源正在各地用于医用物资辐照灭菌。医用物资采取常规灭菌需要7至14天，而辐照灭菌仅需1天，现代核技术为抗击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秦山核电基地建设的直接推动者之一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淦昌就撰文指出：“原子能应用于和平建设，必定有非常光辉的远大前途。”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他尚未成年，父母均已去世，是兄长与外婆等人将他抚养成人。外婆虽不识字，但通情达理，王淦昌回忆：“外婆常对我说，你要像岳飞那样，胸怀大志，精忠报国。外婆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父母双亡后，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但重视教育的家人还是将王淦昌送去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大哥王舜昌叮嘱他：“目前家境不好，你在外面读书，一要节俭，不要乱花钱；二要用心读书。”晚年的王淦昌回忆说：“大哥能让我去上海读书，我很领他的情。我也下决心，到中学一定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30年，王淦昌又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项目，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受钱三强夫妇等人邀请，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从事核物理研究。

为了祖国的核科学事业，王淦昌常常顾不上小

家，贤惠的妻子吴月琴给予他充分的理解。1956年至1960年，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为了照顾王淦昌的生活，吴月琴也来到杜布纳。许多中国科学家周末到王淦昌住所做客，大家聚在一起仍不忘讨论工作。吴月琴热情接待他们，并对丈夫说：“可惜我拿不动笔，如果我有文化，把你们的研究活动记下来，写成一本《充满客厅的原子味》，该多好啊！”

王淦昌与吴月琴育有5名子女。孩子们童年时觉得爸爸比较严厉，如果谁没有完成当天的作业，就会受到批评。每次王淦昌回家，大家“就赶紧拿本书躲起来”。但子女们成年后都理解了父亲，二女儿王韞明在王淦昌去世19年后这样谈起父亲：“（他）常用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现在想来，‘严’何尝不是爱！父亲的要求，让我们很小就懂得了努力，很早就自立，这为我们以后的学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姐弟五人尽管各自专业不同，但是大家都很尽力。”

的确，王淦昌并非不疼爱子女，他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1949年，王韞明与父亲一起坐火车从上海回杭州。正值冬季，韞明坐在父亲对面，冷得直跺脚。王淦昌当时身穿长袍，便把女儿的双脚塞进自己的袍子里焐着，这让韞明从脚底到心里都觉得温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淦昌夫妇带着外孙女李末言在四川生活过一段时间。一次，末言脚心长了疮，附近没有医院，王淦昌每天背着她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医院去换药。有时候小末言哭着闹着不想去，王淦昌就扮滑稽的鬼脸逗她，让外孙女“脸上挂着泪水就笑着爬到外公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资料图片

背了上去”。

在生活上，王淦昌总是教育家人要节俭。他对孩子们说：“钱够花就行了，应当把它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他去世后，尽管子女们都在学校与科研院所工作，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秉承王淦昌遗愿，从他生前所获奖奖金中拿出50万元，在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并为家乡常熟捐款10万元，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身教胜于言传。王淦昌生前常因忙于工作、对家庭照顾较少而感到内疚，他曾说：“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做得太差。”对于一名立志以身许国、或许是一个美好却难以实现的愿望。但他那勤奋严谨、赤忱报国的精神，不仅感染了身边的学生、同事与工作人员，也让家人耳濡目染，深受教益。他们理解王淦昌，并回馈他以家庭的温暖与真挚的爱。王淦昌百年诞辰时，大女儿王慧明夫妇与二女儿王韞明夫妇共同创作了一组纪念诗，其中一首写道：“德高望重寓一身，活在人心即永生。太空溢星千秋照，俯瞰神州万象新。”

浙江建德：清明粿飘香



3月26日，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塘塘村村民正在包清明粿，迎接清明节的到来。清明粿是当地一道传统美食，由嫩绿艾草与糯米粉、粘米粉一起揉成面团，包馅制成。每到清明节，家家户户包清明粿，成为当地传承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

宁文武摄（人民视觉）